

## 增城程乡腔客家话中的“开”\*

蒋玉婷

中山大学中文系

**提要** “开”在增城程乡腔客家话中使用频率非常高。本文考察增城程乡腔客家话中“开”的各种用法, 并从共时的角度分析其语法化的路径。“开”在程乡腔客家话中既可充当主要动词、趋向动词, 又可充当结果补语, 进而虚化成完成体标记表事件的完成, 再进一步演变为表状态的实现。“开”没有虚化成句末语气助词的用法。

**关键词** 客家方言、“开”、程乡腔、语法化、增城

增城客家方言分长宁腔客家话和程乡腔客家话(以下简称“程乡话”)两个主要次类。程乡话分布于正果、荔城、朱村、中新、福和、永和、宁西、三江、小楼、仙村等地, 长宁话主要分布于派潭、小楼, 还有零星分布于福和、荔城<sup>1</sup>。程乡话是作者的母语。本文考察增城程乡话中“开”的用法, 所用语料主要通过内省外证方式获得, 所有语料都经笔者父母及其同辈程乡话母语者核实。

庄初升(2007)曾细致考察过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体标记“开”。增城程乡话与新界客家同属客方言的一个次类, 无论是语音、词汇还是语法方面都有极大的相同之处。因为庄先生的考察依靠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传教士材料《启蒙浅学》一书, 文献容量有限, 尽管其中语料口语化程度很高, 它也可能未全面反映出当时新界客家方言中“开”的用法。与《启蒙浅学》中的“开”相比, 笔者发现今天增城程乡话中的“开”用法更多更广, 有不少有趣的地方值得讨论。

本文例句中本字不明的用同音字代替。如无同音字, 则用口表示, 并用国际音标标音。为方便阅读, 在讨论前先将本文例句中常用方言词标音注释如下:

佢[kɿ<sup>11</sup>]<sup>2</sup> 第三人称单数代词

嗱[ŋa<sup>44</sup>] 第一人称代词领格

□[ai<sup>53</sup>] 指示代词, 那

\* 特别感谢孙洪伟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帮助。本文写作之初与庄初升先生讨论过体标记的相关问题, 受益良多, 论文完成后庄先生还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。文章相关问题的考察思路还得到林华勇先生的启发, 在此一并致谢。观点若有错谬, 由笔者自负。

<sup>1</sup> 王李英《增城方言志》,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1998, 56 页。

<sup>2</sup> 本文采用的是调值标调法, 增城程乡腔客家话各调类调值分别为: 阴平 44、阳平 11、上声 31、去声 53、阴入 1、阳入 5。

□[i<sup>31</sup>]指示代词，这  
 埋[moi<sup>11</sup>]近；完  
 等[ten<sup>31</sup>]持续体标记，着  
 分[pin<sup>44</sup>]动词，给；介词，被  
 荷[khai<sup>44</sup>]动词，拿  
 □[lot<sup>1</sup>]动词，掉、脱落  
 □[eu<sup>44</sup>]动词，叫  
 冇[mau<sup>11</sup>]动词，没有  
 盲[maŋ<sup>11</sup>]副词，没  
 唔[m<sup>44</sup>]副词，不  
 另[lan<sup>53</sup>]指示代词，哪里；疑问代词，怎么  
 □[aŋ<sup>53</sup>]指示代词，那里  
 亮边[liəŋ<sup>53</sup> pen<sup>44</sup>]疑问代词，怎样  
 啲[tit<sup>5</sup>](一)点，(一)些  
 嘅[ke<sup>53</sup>]结构助词，相当于“的”  
 咁[an<sup>31</sup>]那么  
 矣[i<sup>11</sup>]句末语气助词，表示新情况的出现  
 咯[lok<sup>3</sup>](有时变读为[ok<sup>3</sup>]或[lo<sup>53</sup>])句末语气助词，相当于“了<sub>2</sub>”  
 □[iau<sup>11</sup>](有时介音脱落，变为[au<sup>11</sup>])句末语气助词  
 喔[vo<sup>55</sup>]句末语气助词  
 □[ve<sup>55</sup>](有时弱读为[e<sup>55</sup>])句末语气助词<sup>3</sup>  
 增城程乡话中“开”可用做实义动词、趋向动词、结果补语以及表事件完成和状态实现的标记，以下分别论述。

### 一 用为主要动词

《说文》：“开，张也。”“开”自古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动词。增城程乡话中用为主要动词的“开”意义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动词“开”，如：

- [1] 我一开门就看倒佢咯。(我一开门就看到他了。)
- [2] 你过去开<sup>着</sup>灯佢□[e<sup>55</sup>]。(你快过去把灯开了。)
- [3] □[ai<sup>53</sup>]条马路开<sup>阔</sup>开矣。(那马路扩宽了。)
- [4] □[ai<sup>53</sup>]樽汽水开<sup>开</sup>嘅盲？(那瓶汽水开了没有？)
- [5] 佢分学校开<sup>除</sup>开矣。(他被学校开除了。)

增城程乡话中做主要动词的“开”后可接宾语，构成“开+O”式，如例[1]，也可接补语，如例[2]、[3]，还可后接完成体标记(“开”用作体标记的情况详见下文)，构成“开+开”式，如例[4]。可见，这里的“开”与普通话中的动词“开”一样，是一典型动词。

<sup>3</sup> 句末语气助词的声调由于受句调的影响，与程乡腔客家话声调系统中的调值会有出入。一些语气助词的韵母 o、e 也是程乡腔客家话韵母表中没有的，是音变的结果。

## 二 用为趋向动词

程乡话中“开”可用于动词后，构成动趋式，具体可细分两类：

(1) A类：“开”指向事物的状态，“开”是动作的结果，如：

[6] 屋家大门打开盲？(家里大门打开没有？)

[7] □[ai<sup>53</sup>]条猫仔两只眼都睁开咯。(那只小猫两只眼睛都睁开了。)

[8] 荷把刀来破开个木瓜佢嘅□[iau<sup>11</sup>]喔？(我拿把刀来把木瓜切开好吗？)

这种情况的“开”意义比较实，表示动作趋向的同时也表示事物实实在在的状态，如例[6]“开”可表示门“开”的状态，例[7]可表示眼睛“开”的状态。A类动趋式动词的对象是单个物体，使之内部发生形态上的变化。

(2) B类：“开”表示动作的方向，具有离开、分离义。如：

[9] 行开啲，唔好走咁埋来。(走开点儿，别走那么近。)

[10] 等阵你将红豆捞绿豆分开佢。(等一下你把红豆和绿豆分开。)

[11] □[ai<sup>53</sup>]只打火机放咁前煤气炉□[an<sup>53</sup>]去好危险，快啲荷开佢。(那个打火机放得离煤气炉那么近很危险，赶紧拿开。)

[12] 有只石头拦等条路，你去推开佢分车过啊。(有块石头拦着路，你去把它推开让车过。)

普通话中也有“走开”、“分开”、“拿开”、“推开”等说法。这种情况的“开”语义虽也还比较实，但相比A类已有所虚化。A类的“开”实指事物内部变化后的状态，是动作作用于事物后产生的结果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A类动词都具有[+使事物开]的语义特征，“打开”、“睁开”、“破开”这些动词实现的结果正是事物处于“开”的状态。B类中“开”不再表示事物本身的形态，因为B类动词不具有[+使事物开]的语义特征，而是具有[+位移]的语义特征。“开”强调动作的方向：以原来位置为坐标向外的“远离”，如上例中“行开”、“分开”、“推开”、“荷开”都表示事物或自行或在外力驱动下离开原来位置、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互相分离，具体体现为事物与事物之间位置关系的变化。“开”从表事物的状态到表动作的方向，从单个物体到物体之间，从物质层面的形态到概念层面的关系，功能显然已经扩大。如果说事物的离开或互相分离也可理解为B类动词的实现所产生的状态的话，那也已经是“张”这一原始意义的引申了，也说明B类的“开”比A类的“开”意义上宽泛了一步。

## 三 用为结果补语

“开”在增城程乡话中常用作结果补语，分两种情况：一种表“完”义，一种表“掉”义。下面分别讨论。

(1) A式：构成“V+开+O”结构，V为及物动词。“开”表“完”的意义较突出。

[13] 我今日好饿，食开两碗饭咁多。(我今天很饿，吃完了两碗饭。)

[14] 小明已经做开□[ai<sup>53</sup>]两页作业，可以出去咯。(小明今天做完那两页作业，可以出去了。)

[15] 妈妈九点前就可以洗开今日嘅衫咯。(妈妈九点前就可以洗完今天的衣服了。)

[16] 再过一个钟头我就可以看开□[i<sup>31</sup>]部电影嘅咯。(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看完这部电影的了。)

以上例句中的“开”都可用“埋(即完)”或“完”代替。

A 式有可能式,也有否定式,“开”应视为实词。可能式的肯定式为“V+得/一倒+开+O”或“V+O+(一)倒+开”,如:

[13'] 我今日好饿,食得/一倒开两碗饭咁多。

或:我今日好饿,食两碗饭咁多(一)倒开。

[14'] 小明做得/一倒开□[ai<sup>53</sup>]两页作业。

或:小明做□[ai<sup>53</sup>]两页作业(一)倒开。

可能式的否定式为:“V+唔(倒)+开+O”或“V+O+唔+开”,意为“V不完”,如:

[13''] 我今日唔饿,食唔(倒)开两碗饭咁多。

或:我今日唔饿,食两碗饭咁多唔开。

[14''] 今日作业好多,小明肯定做唔(倒)开佢作业嘅咯。

或:今日作业好多,小明肯定做佢作业唔开嘅咯。

可能式中的“V+O+(一)倒+开”和“V+O+唔+开”中,O不能太复杂,且O不能是泛指,否则显得不自然,试比较:

(1) 小明肯定做佢作业倒开嘅咯。

小明肯定做□[ai<sup>53</sup>]啲作业倒开嘅咯。

?小明肯定做佢老师好久之前布置嘅作业倒开嘅咯。

\*小明肯定做作业倒开嘅咯。

(2) □[i<sup>31</sup>]部电影好长,三个钟头都看佢唔开咯。

三个钟头都看□[i<sup>31</sup>]部电影唔开咯。

?三个钟头都看□[ai<sup>53</sup>]部你前晚日看过嘅电影唔开。

\*三个钟头都看电影唔开。

可见,A式的可能式中宾语一定要有界才能说。这与“开”表“完”义是一致的,宾语全都被动词施加作用,则宾语必为定指。宾语为代词或为带简单定语修饰的名词时较为自然,带复杂修饰语的情况一般不太容易被接受。

庄初升(2007)指出,《简明客德语法》中,“V+O+唔开”存在一个同义句式“唔+V+得+O+开”句式<sup>4</sup>,增城程乡话中没有这种表达方式。

A式的否定式为:“唔+V+开+O”,意为“没V完O”,如:

[13''] 我今日唔饿,盲食开两碗饭。(我今天不饿,没吃完两碗饭。)

[14''] 小明还盲做开□[ai<sup>53</sup>]两页作业,唔可以出去正。(小明还没做完那两页作业,暂时还不能出去。)

<sup>4</sup> 庄初升. 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体标记“开”和“里”[J].暨南学报, 2007, 3.

可见，A式的动词是预设的，V是已经发生了的，但事情并未做完，焦点是“开”，表“完”的意义比较明显。如例[13]”表示“我饭是吃了，但没吃完两碗。”

不过需注意的是，“V+开+O”是歧义句式，试比较：

- (1) 原式：你食开两碗饭盲？  
——盲食开。  
——盲食。  
(2) 原式：小明做开□[ai<sup>53</sup>]两页作业盲？  
——盲做开。  
——盲做。  
(3) 原式：妈妈洗开今日嘅衫盲？  
——盲洗开。  
——盲洗。

否定式答句有两种：“盲V开”和“盲V”。两者的区别在于，“盲V开”表示动作已经开始，但尚未完成，这时“开”是结果补语，表“完”义，相应原式中“开”也是补语；而“盲V”则表示动作行为还没开始，这时“开”为完成体标记，相应原式中“开”也应为完成体标记。“开”的性质仅从句子来看有时是很难分辨出来的，必须在语境中才能明确。如果动作行为对交际双方而言都是预设的，即已知动作已经开始，则“开”为结果补语，若非预设，则为体标记。

(2) B式：构成“V+开+(O)”结构。“开”表“消除”、“去除”义。

B式中“开”意义较虚。虽说已经虚化，但仔细推敲，其实仍残存轻微的“消除”、“去除”义，有点像普通话的“掉”，但比“掉”更虚，强调动作发生所产生的结果，仍是补语性质，故本文仍把它归入结果补语一类。“开”往往可用“□[lot<sup>1</sup>]”（掉，脱落）、“走”代替。B类句式有可能式，如：

- [17] 玻璃上面有两点蜡烛，刮开佢。(玻璃上面有两点蜡烛，把它刮掉。)  
——都有刀，另刮一倒开啊？(都没有刀，怎么刮得掉呢？)  
[18] □[i<sup>31</sup>]个字写倒好难看，快啲擦开佢写过。(这个字写得很难看，快点擦掉它重写。)  
——用圆珠笔写嘅，擦唔倒开。(用圆珠笔写的，擦不掉。)  
[19] 阿姨，你□[ai<sup>53</sup>]件衫卖开盲？(阿姨，你那件衣服卖掉了吗？)  
——□[ai<sup>53</sup>]件衫唔靚，亮边卖一倒开啊？(那件衣服不好看，怎么能卖出去呢？)  
[20] 佢额头个泡消开咯。(他额头那个泡消掉了。)  
——都盲搽油，亮边消一倒开呢？(都没抹油，怎么能消得了呢？)  
[21] 个杯子耳系咁断开矣？(那个杯子的把儿是否断了？)  
——质量好好嘅，断一倒开嘅？(质量很好的，怎么能断呢？)

不过B类“V+开”也都是歧义句式，试看其否定式：

- (1) 玻璃上面□[ai<sup>53</sup>]两点蜡烛你刮开盲？  
——盲刮开。(没刮掉。)  
——盲刮。(没刮。)

- (2) □[ai<sup>53</sup>]条筷条断开盲？  
 ——盲断开。(没断掉。)  
 ——盲断。(没断。)
- (3) □[i<sup>31</sup>]个字你擦开盲？  
 ——盲擦开。(没擦掉。)  
 ——盲擦。(没擦。)
- (4) 你额头个泡消开盲？  
 ——盲消开。(没完全消。)  
 ——盲消。(没消。)

每一组中的两个否定式意义有别，(1)中“盲刮开”即“刮”这个动作是发生了的，但没有达到结果，即没有“刮掉”，否定的是结果，相应原式中“开”为结果补语。“盲刮”即“刮”这个动作根本没发生，否定的是动词，这时，原式中“开”则为完成体标记。同理，(2)中“盲断开”意为“没完全断开，还有部分粘着”，“盲断”即为根本没断。从这一点上看，“开”的“去除”、“消除”义与表“完”义有相通之处，在句中都体现出程度意味。

与A式类似，判断“开”的性质，当看动作行为是否是预设的，若说话双方都已知动作行为已经开始，则“开”为结果补语；若不是预设，则为体标记。

B式动词都含有[+去除]的语义特征，即沈家煊所说的“减”类动词(沈家煊 1999: 163)。B式动词可以是自主动词(如例[17]-[19])，也可以是非自主动词(如例[20]-[21])。以上各例中，事物之间一般都具有附着(如例[17]蜡烛附着在玻璃上)或附属关系(如例[19]衣服附属于卖主)。对于自主动词来说，动作实施的目的是把其中一方从另一方中分离开来，对于非自主动词来说，“V+开”强调某物与其原来附着的主体分离。庄初升(2007)认为，这一类“开”一般只能充当结果补语，语义上已有所虚化，实际上是刘丹青所说的“唯补词”。

不过今天的程乡话中并非所有减类动词后的“开”都表“掉”的结果义。从以上例句看，动词大多具有持续性，少数具有程度性，即要达到某种状态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长，如“消”、“断”，其他减类动词不具有以上特征的(即为终结动词)，“开”应为完成体标记。这些动词一般构成终结情状，即动作行为一旦发生就蕴含了结果。如：

- [22] 你忘记开佢嘅名？(你忘记了他的名字？)  
 ——我亮边忘记一倒开佢嘅名啊！(我怎么能忘得了他的名字啊！)  
 ——盲忘记(开)。
- [23] 唔好冇开口[i<sup>31</sup>]管笔哦。(不要丢了这支笔哦。)  
 ——有一倒开嘅？(丢得了的吗？)  
 ——盲冇(开)。
- [24] 锁匙唔好跌开矣哦。(钥匙不要掉了哦。)  
 ——锁匙我保管得好好，跌一倒开嘅？(钥匙我保管得很好，掉得了的吗？)  
 ——盲跌(开)。

A式及例[17]-[21]的可能式与原式中的“开”意义是一致的，而例[22]-[24]中的“开”只做可能补语不做结果补语，即可能式与原式中“开”的性质不统一，故不能通过可能式来

看原式中“开”的性质<sup>5</sup>。但从否定式“盲+V+(开)”来看，“开”可有可无而意义不变，并以无“开”为常，则说明“开”已非意义焦点。终结动词本身已蕴含了结果，“开”不承担结果意义，只是一个虚化的标记。

#### 四 用为表事件完成

表事件完成的“开”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“了<sub>1</sub>”，但虚化程度低于“了<sub>1</sub>”。

##### (1) V+开+(O)(O为普通名词宾语)

“开”可用在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之后，表事件的完成，如：

[25] 我在□[ai<sup>53</sup>]啲汤□[aŋ<sup>53</sup>]加开盐你正饮啊。(我给那汤加了盐你再喝吧。)

[26] 妈妈头先做开个蛋糕，厨房香喷喷倒。(妈妈做了个蛋糕，厨房香喷喷的。)

[27] 等间BB睡开之后，你就拿张被盖等佢。(待会儿BB睡了之后，你就拿张被子盖着他。)

[28] 我洗开面，食开早餐正出门。(我洗了脸，吃了早餐才出门。)

上述例句中动词已不具有“消除”、“去除”等意义(“食”例外)，尤其是例[25]-[26]，是沈家煊所说的“加”类动词，显然，“开”的“消除”、“去除”义已不存在。例[27]-[28]中的动词不是加类也不是减类，这都说明“开”在词项搭配上冲破了动词语义的限制，搭配的适用面更广了。另一方面，以上句子均无否定式和可能式，说明“开”已非补语。庄初升(2007)指出，动词如果不具备明显的“消减”、“去除”、“损坏”等消极语义特征，“开”所表示的结果义就会弱化甚至消失，而所附带表示的完成义就会凸显出来，从而演变成一个完成体标记。这也正是增城程乡话中“开”由表结果发展成表完成的演化路径。

增城程乡话还有“(一)V+吓+开”的表达，意为“一……就……”，这与一百多年前新界客方言相似，表示后一动作行为紧跟着前一动作行为的完成而发生：

[29] 哥哥(一)食下开饭就上班咯。(哥哥一食了饭就上班了。)

[30] 你又唔早啲来，老师正行吓开。(你又不早点来，老师刚走了。)

[31] 妈妈，我想上增城。(妈妈，我想去增城。)

——啊？你前晚日正去吓开！(啊？你前天才刚去了。)

庄初升(2007)指出，“V+吓+开”结构中“开”已是比较虚化的完成体标记。“V+吓+开”只出现在有前后两个动作行为对比的语境中，即使语言中不出现后一动作，在说话双方的理解中，这后一个动作也是已然存在并以之为比较项的。

庄初升(2007)还指出，如果是双音节动词，则体标记“开”要嵌在这个动词的两个语素之间，非常有方言特色，但因材料所限，还不知道哪些双音节动词可以构成这种格式。从增城程乡话的情况来看，“开”嵌于双音动词的两个语素之间，这个双音动词一般为动宾式复合词，如“冲开凉”、“散开步”、“转开向”等，如果是双音节的偏正式、连动式复合词等，则“开”一般只位于词尾，如“迟到开”、“调换开”、“偏离开”、“完成开”等。不过也有例外，如“装修了”说成“装开修”而非“装修开”，“抢劫了”说成“抢开劫”而非“抢劫开”。

<sup>5</sup> 判断“V+开”中“开”的性质应看此结构的否定式而非可能式，这是孙洪伟先生对笔者的提醒和启发。类似普通话中“死了”的“了”当为完成体标记，但其可能式为“死不了”，“了”为刘丹青(1994)所说的“唯补词”，“了”与“了”不能等同。

## (2) V+开+时量宾语

马庆株(2005)对动词作了如下分类:动词分持续性动词和非持续性动词两大类,持续性动词又分强持续性动词和弱持续性动词,他把强持续性动词称为“等类”,又把弱持续性动词分成“看类”和“挂类”。现根据马对动词的分类考察增城程乡话中“V+开+时量宾语”的情况(“非”即非持续性动词,“强”即强持续性动词,“弱”即弱持续性动词):

- [32] 佢屋家条狗仔死开一个月咯。(非)(他家的小狗死了一个月了。)  
[33] 姐婆都来开三个钟头咯。(非)(外婆都来了三个小时了。)  
[34] 佢在□[aŋ<sup>53</sup>]等开你一日咁长。(强)(他在那里等了你有那么久。)  
[35] 我前晚夜正睡开五个钟。(强)(我前天晚上才睡了五个小时。)  
[36] □[i<sup>31</sup>]本书我看开三日咯。(弱,看类)(这本书我看了三天了。)  
[37] □[ai<sup>53</sup>]封信我写开两日。(弱,看类)(那封信我写了两天了。)  
[38] □[ai<sup>53</sup>]幅画挂开一个钟头咯。(弱,挂类)(那幅画挂了一个小时了。)  
[39] □[i<sup>31</sup>]本书我借开两个星期咯。(弱,挂类)(这本书我借了两个星期了。)

当V为非持续性动词时,时量宾语表动作完成以后经历的时间。当V为强持续性动词时,时量宾语表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。当V为看类动词时,时量宾语也只表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。这与普通话有所不同,这种情况普通话有歧义,既可表动作持续的时间,也可表动作完成以后经历的时间,而例[36]-[37]若需表达动作完成以后经历的时间,一般要在“开”后加“都有”。当V为挂类动词时,时量宾语既可表动作持续的时间,也可表动作造成的状态持续的时间,这与普通话的情况是一致的。

## (3) V+开+动量补语

动量补语表示动作的次数,如:

- [40] 我分条狗仔咬开一下。(我被那条狗咬了一下。)  
[41] □[ai<sup>53</sup>]啲菜我洗开两轮嘅咯。(那些菜我洗了两次了。)

普通话一般构成“V+了+O+动量补语”,而增城程乡话中以上两种格式(宾语在动量补语前或后)都可说,且一般可互换:

- [42] 我前晡日上开两次增城。(我前天去了增城两次。)  
[43] 佢头先打开□[ai<sup>53</sup>]个焦仔一下。(他刚才打了那小孩一下。)

## (4) V+C+开+(O)

“开”还可跟在动结式之后,如:

- [44] 阿伯打死开一条蛇。(阿伯打死了一条蛇。)  
[45] 今日嘅衫你洗埋开盲?(今天的衣服你洗完了没有?)  
[46] □[ai<sup>53</sup>]条蜡烛我点着开咯。(那根蜡烛我点着了。)

《启蒙浅学》中未见“V+C+开”的情况,但在今天增城程乡话中却还较常见。可见作为完成体标记的“开”已完全失去了结果补语的因子,虚化程度明显高于做结果补语的“开”。



在实际使用中，这里的“开”可省，且以省略为常。动结式本身已蕴含完成义，“开”的完成体标记作用就显得不重要了，省去体现语言的经济性。

### (5) V+趋向补语+开

普通话的完成体标记与动趋式的结合有两种方式，一是“V+趋向补语+了<sub>1+2</sub>”（体标记兼表语气），如“爬上来了”；一是“V+了<sub>1</sub>+趋向补语”，如“爬了上来”。增城程乡话中完成体标记一般不放在趋向动词之前，有些年轻人说成“V+开+趋向补语”格式，估计是受了普通话或邻近的粤语的影响。如：

[47] 阿叔将个阿僮在井□[aŋ<sup>53</sup>]拉上来开咯。(阿叔把那个小孩从井里拉上来了。)

?阿叔将个阿僮在井□[aŋ<sup>53</sup>]拉开上来。

[48] 啊被跌下去开矣。(那被子掉下去了。)

?啊被跌开下去矣。

[49] □[ai<sup>53</sup>]兜石头推落去开嘅□[iau<sup>11</sup>]?(那些石头推下去了没有?)

?□[ai<sup>53</sup>]兜石头推开落去嘅□[iau<sup>11</sup>]?

## 五 用为表状态实现

表状态实现的“开”一般构成“V/A+开”格式，其中，V为状态动词(孙英杰 2006: 69-80)，V造成的状态是匀质的、静态的，无自然终点。这种状态动词包括心理动词如“怕、中意、相信、烦”等，认知类动词如“知道、识(认识)、忘记、误会、明白”等，性状动词如“惯(习惯)、病”等。A为性质形容词，包括“白、红、燥、熟、饿、傻、重、轻、热、开心”等。“V/A+开”表示某种状态出现并持续下去。如：

[50] 桌台上放开一杯水。(桌面上放了一杯水。)

[51] 条狗仔病开矣。(这只小狗病了。)

[52] 佢脾气咁差，我都怕开佢咯。(他脾气那么差，我都怕了他了。)

[53] 荔果黄开咯。(荔枝熟了。)

以上例句的否定式均为“盲+V/A”，“盲+V/A+开”一般不被接受。如：

[54] 桌面上盲放水。(桌面上没放水。)

[55] 荔果盲黄。(荔枝没熟。)

“开”表状态的出现并持续下去的用法，应是从表事件完成的用法进一步演变而来的。当谓词具有[+静态]、[+持续]的语义特征时，动作的完成造成的结果正是一种新状态的出现，并因其持续性能保持下去。

增城程乡话中表事件完成和状态实现的“开”都很少单独位于句末，一般都要在“开”后接语气助词。如果“开”单独位于句末，则一般是在处置句或被动句中，如：

[56] 头先我坐过□[ai<sup>53</sup>]张凳分佢坐开。(刚才我坐过的那张凳子被他坐了。)

[57] 我将佢嘅书荷过来开。(我把他的书拿过来了。)

如果不是处置句或被动句，则“开”单独位于句末时不太自然，如：

[58] 你食开饭盲？(你吃了饭没有？)

——食开。(吃了。)

上例的回答给人一种爱理不理，想赶紧结束谈话的感觉，一般要说成“食开咯”才较自然。可见，增城程乡话中的“开”与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中的“开”一样，没有虚化为语气助词。“开”一般不用在句末，且增城程乡话的语气助词很发达，如“咯”、“矣”、“喔”、“□[iau<sup>11</sup>]”、“□[ve<sup>55</sup>]”等，“开”不具备虚化为语气助词的动力和条件。

另外，“开”除了用为主要动词时不能弱读，其他四种用法在实际使用中都可弱读，故不能根据是否弱读来区分它的各种用法。

## 六 小结

以上我们讨论了增城程乡话中“开”的各种用法，小结如下：

程乡话中“开”可用作主要动词、趋向动词，这与普通话的情况差不多。做趋向动词时，“开”可表事物实在的状态，也可表动作的方向。表方向是由表状态功能扩展而来的。

“开”还常用作结果补语，这时的“开”仍为实词。做结果补语有两种情况，一为表示“完”，此时“开”语义指向宾语；一为表示“去除”、“消除”，此时“开”语义主要指向动词，表动作行为的结果。表“去除”、“消除”义时，事物的关系已从空间上位置的附着关系泛化到概念上的附属关系。当“开”跟在非减类动词之后时，“开”的结果义就失去而凸显了动作的结束义，同样的“V+开”结构在一定的语境中“开”已经可以重新分析为完成体标记。

“开”用于表事件完成的情况一般出现在“V+开+(O)”、“V+开+时量宾语”、“V+开+动量补语”、“V+C+开+(O)”及“V+趋向补语+开”格式中。带时量宾语的情况，与普通话不同的是，当V为看类动词时，“V+开+时量宾语”只表示动作完成以后经历的时间。“开”可自由用于动结式之后，说明“开”已经从结果补语演变成完成体标记。

当“开”前的谓词具有静态、持续的语义特征时，则由表事件完成的功能进一步演变出表状态的实现和持续的功能。至此，“开”的虚化路径已经完成。“开”一般不能单独位于句末，“开”处于句子末端时一般都后接语气助词，“开”没有演变为语气助词的趋势。

至此，我们可勾勒出增城程乡话中的“开”的语法化斜坡：

主要动词>趋向动词>结果补语>表事件完成>表状态实现

从类型学上看，现代汉语中的体标记，有源自结果补语的，如普通话的“了”，粤语的“住”、客家话的“撇、稳定”、苏州话的“好”等；有源自趋向动词的，如汤溪话中的“来”、“去、落、落去”等<sup>6</sup>。增城程乡话中的体标记“开”当源自趋向动词，经历了结果补语的阶段，与东南方言的体标记来源具有共通之处。

## 参考文献

刘丹青. 1994. 《“唯补词”初探》，《汉语学习》3。

马庆株. 2005. 《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(一编)》。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
<sup>6</sup> 刘丹青. 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[A]. 动词的体[C].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, 1996, 9-33页。

- 沈家煊. 1995. 〈有界与无界〉, 《中国语文》5。  
沈家煊. 1999. 《不对称和标记论》。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。  
孙英杰. 2007. 《现代汉语体系统研究》。哈尔滨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。  
王李英. 1998. 《增城方言志》。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。  
张双庆主编. 1996. 《动词的体》。香港: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。  
庄初升. 2007. 〈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体标记“开”和“里”〉, 《暨南学报》3。

## On *kai* in Chengxiang Accent Hakka Dialect in Zengcheng

Jiang Yuting

**Abstract** The word *kai* is widely used in Chengxiang accent Hakka dialect in Zengcheng. This paper discusses various uses of *kai* in Zengcheng and demonstrates how it is grammaticalized synchronically. *Kai* can be used not only as a main verb and a directional verb, but also as a resultative complement. It can also change into an aspect marker expressing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 event and furthermore the realization of a state.

**Keywords** Hakka dialect, *kai*, Chengxiang accent, grammaticalization, Zengcheng